

## 一轮明月

崔立

周其坐在位子上,脸色不好,该表露的不该表露的他心里有底,可有底又不能完全表露,这不由让他的心情更为难言。

许凯端着一杯酒过来了,笑着说,老同学,你是真的难请呀,今天我就不叫你周局长了,咱王老师和各位同学都在,再大你也大不过王老师,对吧?

王老师也是笑意融融,鬓发间大半的斑白,当初教他们初一时,王老师一头的黑发,同学们都说老师的这头发是标准的黑。可临到初三那年,王老师真的是为他们操碎了心呀,操心最多的无非是两个人,周其和许凯。周其是家里的变故,父亲出车祸没了,母亲病倒在床上,周其说,王老师,这书我不读了。王老师说,不行,你必须读下去,你不读你将来能做什么!王老师说得斩钉截铁。那段日子,王老师

天天往周其家里跑,劝周其的妈妈,和他的爷爷奶奶,孩子的书必须要读下去,不然你们真就害了他一辈子!可以说,周其后来继续读高中,乃至考上大学,再到现在做局长,没有王老师当时的坚持,真不知道会怎么样了!

再说许凯,许凯不仅逃学,还和社会上一群不好的人混在一起,到处去打架。有一次,许凯还公然在学校里和几个社会上的人打了起来,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学校决定要把许凯开除。王老师去校长那儿求了一个多礼拜,还拍着胸脯做保证,许凯这孩子一定能改好,要是他改不好,我这个班主任也不当了。校长只好同意了,但也给了许凯一个留校察看的警告处分。也因为这,许凯后来才有机会考上了大学,现在也开了公司,做起了老总。

看着许凯杯中的酒,周其淡淡地说,我酒量浅,意思意思好吧?许凯说,不能啊,王老师在这里呢。王老师听到了声音,说,周其,你喝完吧,今天难得聚这么多人,高兴。周其点点头,杯中酒一饮而尽。许凯拍着手,说,还是咱王老师说话有用!

说起来,这一堂庆功宴的主角是王老师,更是许凯。许凯给学校捐了一大笔钱,将学校的设备全部换新的;并且也以捐钱的契机,请王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吃个饭。叫周其来赴宴,也是以王老师的名义请的。许

凯知道,王老师要请周其,周其一定会来。这杯酒喝完了,周其径直走了出去。前不久,许凯去了周其的办公室。关上门,许凯笑了,说,老同学,好多年不见了,你们局里今年的几个大项目,给我做吧,我不会亏待你。周其摇摇头,冷冷地说,抱歉,这个我真帮不了你。

账台前,周其说,1号包间买单。女服务生查了下,说,已经买过了。周其心头一紧。身后有个声音说,我知道你会来买单。

说话的是王老师。王老师脸上笑咪咪地,说,放心吧,我买的单。周其说,王老师,对不起。王老师说,我很欣慰,这么多年你一直没变,我记得有一次你捡到钱到学校交给我,急得不得了,非要马上找到失主不可,这反而不是你捡到钱倒像你偷别人的钱一样紧张,这些年你做局长的传闻我也听到许多。上次许凯来找你的事我也知道,这次,也是我特意叫了你。又说,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你,捡到钱后慌乱的表情,很好,很好。王老师赞许的目光看着周其。

餐馆外的夜色已经起来了,王老师一直把周其送到了门口。高高的天上有一轮皎洁的明月,照耀着整个大地。周其缓缓地走出几步,又转身,朝王老师深深地鞠了个躬。

(此文荣获 2021“田工”杯·清廉微小说全国征文大奖赛特等奖)

## 蛙鸣如鼓

刘希涛

久居闹市,早已听不到蛙鸣。然而,却分明有阵阵蛙鼓,不时地轻叩着我的心扉,那么遥远,又这般亲近……

我出生在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上,那儿河港纵横,水网密布,一条小庄儿河从远处流来,宛若一根闪光的飘带,系住了小镇纤细的腰肢……每当夏夜,那深绿色的小庄儿河,可真是个热闹的天下;大肚子青蛙蹲在水草中边打鼓边唱歌;长腿蟋蟀隐在河坎边的碎石堆中弹起了美妙的琴弦;爱凑热闹的萤火虫提着一盏盏晶亮亮的小灯笼,沿着河堤逡巡着;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儿来的虫子,“唧唧唧……”“瞿瞿瞿……”一齐奏响了各自的乐器。

每当夜色沉沉,远远近近,蛙声起伏,如鼓如潮……有时,突然会传来尖利、凄惨的一声“吱——”,接着便是短暂的寂静。奶奶告诉我,那叫得最响的青蛙被蛇咬住了,我的心便一下子抽紧了……于是,奶奶给我讲起了《青蛙与蛇》的故事。蛇是蛙的天敌!第二天一早,我便叫上小伙伴,挎上竹刀,拿着弹弓,沿小庄儿河巡逻,我们要去打蛇,为青蛙报仇!

以后进城读了书,对青蛙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在青蛙的“食谱”中,稻螟、稻蝗、蝗虫、天牛、蝼蛄、金花虫等害虫都是它的“主食”。青蛙还会捕捉苍蝇、灯蛾和蟑螂。一只青蛙一年至少要吃掉一万只以上的害虫。调查证明,养蛙区农作物比非养蛙区的农作物要增产百分之十二左右。

曾几何时,随着城市污染的日趋严重,河滨里早已不见了青蛙亮丽的身影,更听不到它那悦耳的鸣声;而城市的四郊,捕食青蛙的卑劣买卖却有增无减。自由市场上屡见不鲜的是卖蛙人的狰狞嘴脸,他们从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将青蛙一一提出,一面剥皮一面吆喝,那鲜血淋漓的景象让人惨不忍睹。而雨后春笋般的各式饭店里,几乎皆有蛙肉这一“美味”,只是菜单上被冠之“玉腿”、“青鸡”、“碧玉”之类而已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。这种诗意和境界,是久居城里的人们所难以领略的。而如鼓的蛙鸣在我听来,要远比那疯狂的迪斯科音乐更富于魅力……

那回作客江苏大丰,让我又过了一回蛙“瘾”。

当时的县府招待所,坐落在一片池塘间。是夜,春雨初歇,月亮从浮云间露出一个模糊的笑脸,四周一片迷朦。此时此刻,我耳边响起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蛙鸣。初时一两声,继而忽东忽西,渐次连成了一片,时而悠长、舒缓;时而急促、紧凑。“呱呱呱……”“咯咯咯……”那声音热烈响亮,清脆悦耳,于夜阑人静时,深深地叩击着我的心扉……我索性关掉了房间里的电视,在如鼓的蛙声里,进入了甜美的梦乡……

河清有日,蛙鸣如鼓!

我如此这般殷切地期盼着……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陈峨

## 秋

陈仁红

秋风 劫持了最后一枝白荷  
原野上 芦花低头不语  
马缨丹和蝎蝶菊也保持着沉默  
唯有秋蝉和蚰蚰儿却捱奈不住离殇  
流淌不休

秋雨植入大地深处  
窥探到苦楝树的唉叹  
此时  
山瘦 水瘦 月光也瘦……

而我并不忧伤,一如既往的奔跑  
一只牛背鹭衔着一粒稻从头顶飞过  
秋风与河流拼命的喊  
喏当一声  
一片金黄的麦浪 正从远方的远方赶来



层林尽染(摄影)

罗时珥

## 老法师 角色与人

海巴子

两条命

看到一则趣闻,说是 1987 年央视版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,有一个演玉皇大帝的演员,某次接受采访时说,他特别后悔演了这个角色。不是因为自己演得不好,而是因为演得太好了,以至于后来有很多的无良商家印制冥币,竟把他的肖像,当做纸钱上的玉皇大帝头像印在上面,到处卖钱。看到自己的头像被无数人当成祭品烧给亡者,可想而知,这位演员的心理阴影面积究竟有多大。

这不仅是一个趣闻,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隐喻。很多人都想出名,但是出了名以后的结果又是什么,真是值

得往深处想想。

出名的代价之一,就是你脱离了一个人本来的社会角色,成为公众想象中的那个角色,而公众怎么使用这个角色,其实你自己是控制不了的。也就是说,你已经是公众人物了,这就等于你有两条命,其中一条,你自己说了不算。巴菲特说,命运馈赠的所有礼物,其实暗中早已标好了代价。他说的,就是这个意思。

喜剧

近来看一些综艺节目,发现喜剧类的内容收视率奇高,火得一塌糊涂。一些专家分析说,这是因为现在的人,生活工作压力那么大,看看喜剧放松一下。这个道理,貌似没什么错。但转而一想也有漏洞,如果我反问一句:难道看悲剧就不是放松吗?尤其像很多年轻人的放松方式那样,

打几局激烈对抗的游戏,那可是一点也不可乐,但却让他们很放松。

前两天,听陈佩斯作了一个解释,他说现在的环境太嘈杂,想让这些人沉浸到另外一种场景中去,变得非常困难。而正剧、悲剧都是需要人沉浸其中才能欣赏的,但喜剧没有这个羁绊,随时看,随时乐。喜剧是天然不需要观众沉浸的剧种。你在马路边见到某位身材肥硕的胖子跌倒了,看某个唯唯诺诺的小人物被老板虐戏,可能都能引起周围人的哄堂大笑。这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旁观的心态,无需沉浸的心态,才会笑。如果沉浸了、入戏了、有同理心了,别人跌倒了或者被虐,我们是笑不出来的。

所以,喜剧未必代表欢乐,喜剧也许只代表我们这个时代,保持旁观心态的人越来越多罢了。